

說部精英

中華

旭
滄
顯



第一集

裕公鈍根合編



上海五洲書社印行

本刊特別徵文啓

一本刊爲擬定期中出版物得情文並茂之下者：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說部精英甲子花 第一集

實售洋六角

編輯者

劉 鍾 根

繪圖者

杭 穉 英

出版者

雕龍出版部

發行者

五洲書社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三三三五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甲子花序

鈍
根

今年春。燕青社同人議編求名家小說單行巨集。以饜讀者。即命余爲纂輯。實則兼任奔走乞稿之役也。余以社會之花輯務既繁。益以英美影片製造部及工商新聞總編撰職業羈絆弗克常造諸名家之門。旣夕敦促。即有情意真摯。允於一週間脫稿見惠者。卒之逾十數週。未嘗得其隻字。雖以十餘年之老友。附帶小說界特殊密切之關係。亦無如之何。究其原因。則市上出版物日益加多。而名家祇此數人。輦金索稿者競爭之烈。甚於營造家之投標。作者精力有限。疲於應付。惟有任捷足者先得耳。時適劉子豁公亦有說部精英之作。費時三月。竟求得名家。

作品數十篇。余驚嘆其索稿本領之偉大。亟爲介紹於藜青社同人。俾與甲子花合而爲一。既免余奔走之勞。仍完藝青社同人之願。更使豁公省却自任印刷發行之煩。蓋一舉而三得也。今余作序之義務。惟欲於甲子花之名稱。略加以說明。同人之意。僉以小說爲文藝界之花。而今年適值甲子。萬象更新。小說界亦當大放異彩。是其所開文藝之花。鮮美芬馥。迥非舊時可比。吾儕不可不爲之特製一集。以留紀念。更望從此以後。吾國小說事業。突飛猛進。與英法美日各國並駕齊驅。則後之作小說史者。直可以甲子花爲小說界新紀元之標識。而乙丑花丙寅花。丁卯花。或將繼此而起。源源不絕。以至無窮。亦未可知也。惟此編之成。實以豁公之功居多。乃藜青社同人。必欲以余名忝居主編而豁公且殷殷諄囑。余列名於後。余重違盛意。祇得覩顏附其驥尾。滋可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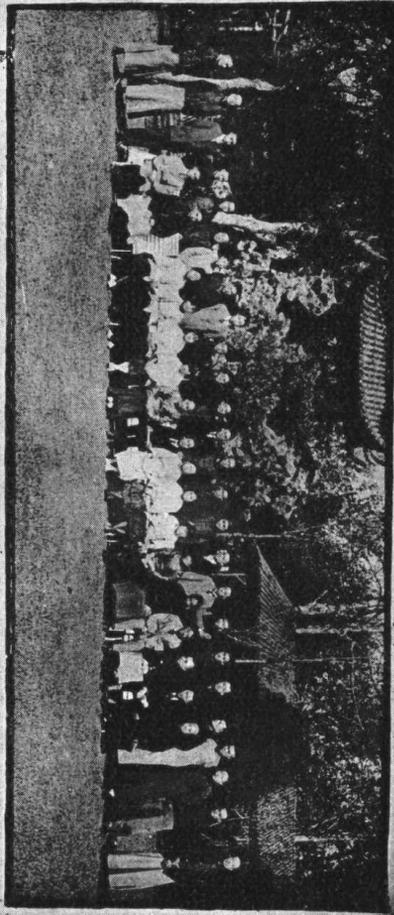
序言

吾國說部濫觴於虞初志。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名賢著作。散見於歷代叢書者。不可勝數。率皆詼詭瑰麗。鬪角鈎心。極盡行文之樂。有清末葉。文字寢衰。而嗜小說者益衆。操觚之士。偶得一二里巷叢談。遂欲災諸梨棗。其中託迹神怪者。十之八九。次則描寫兒女之私。又次則刻畫盜賊屠沽之迹。卒不出「聊齋志異」「耳食錄」「紅樓」「水滸」諸書之範圍。蘭艾叢茁。選擇爲難。自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數百種。風氣爲之一變。而異國烹調。終不適吾人腸胃。又轉而求

其宿嗜之鄉味海內時賢如李嚴王劉周何步張諸君子均能本其所學成一家言斟酌古今寓諷於諧茲各出其近作由王子鈍根吾弟豁公編次彙爲一帙曰說部精英甲子花雖不能抗衡漢魏接踵古人然必有造於近今之社會余老而枵敝不敢執筆爲文甚欲得名人著作而讀之語云瞽不忘視跛不忘履其余之謂乎

甲子仲夏桐城劉澤沛螯叟序於京師還讀齋

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全體攝影於滬西南園



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係
 克公松濤公
 展謝介子諸
 先生所發起
 成立至今已
 歷三載各報
 館暨通信社
 之記者錄半
 已經加入誠
 效之佳不言
 而喻客歲特
 假南洋烟草
 公司簡總理
 花園即南園
 歡樂攝影一
 影以留紀念
 座中四十三
 人十九皆為
 會員其非會
 員而亦列席
 者則南洋烟
 草公司兩派
 招待員也
 諸公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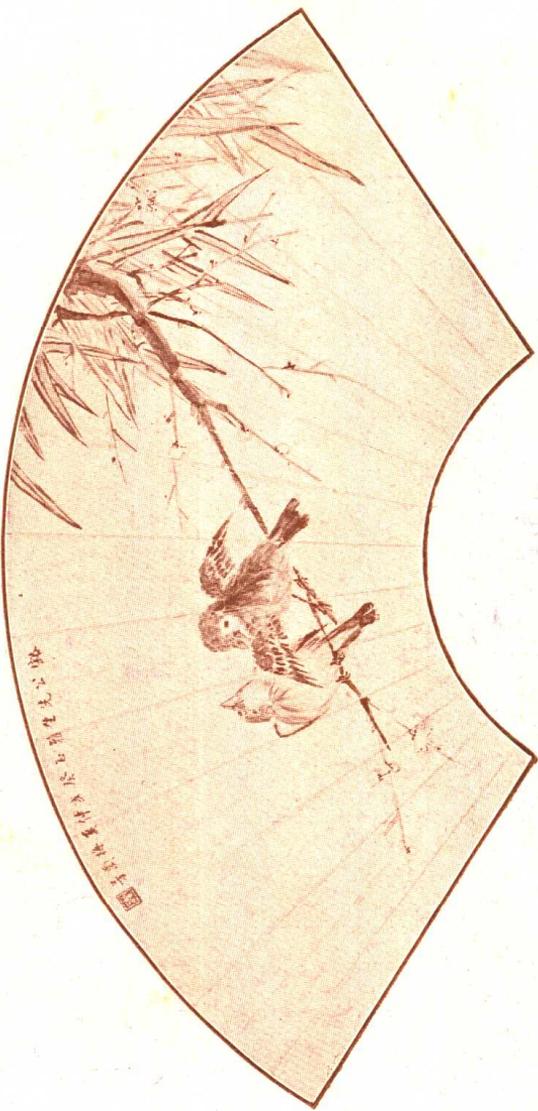
袁二公子新寵小鶯鶯艷影



影艷玉黛林小統總國花海上



梅蘭芳之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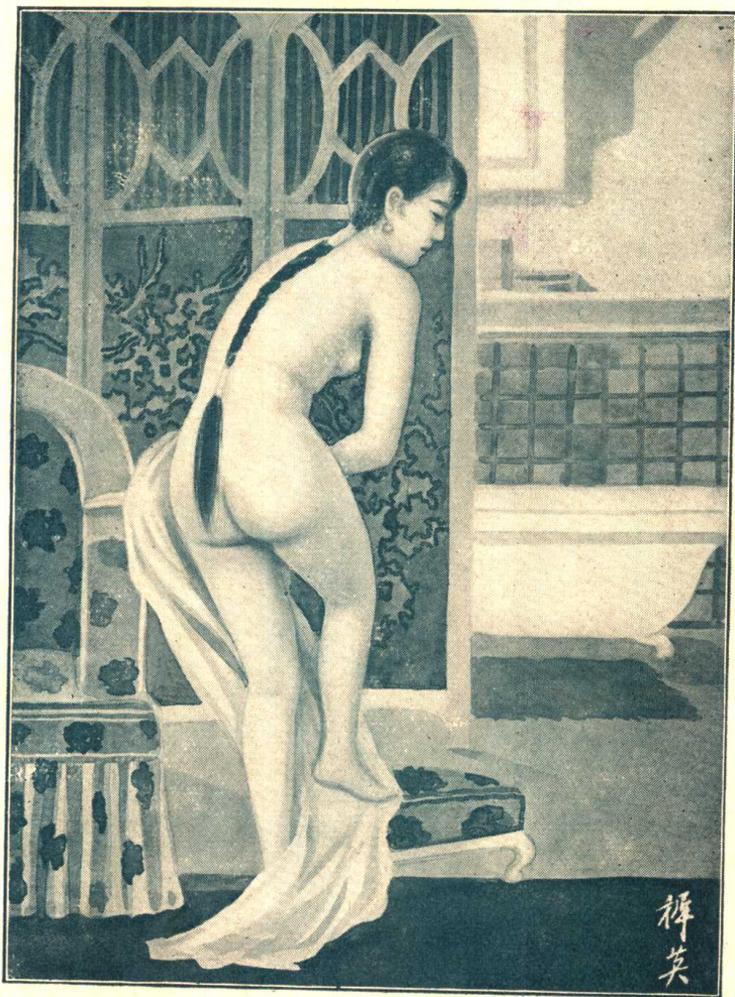
翁公藏

名伶程秋之琵琶緣



劉豁公君藏

美 女 出 浴 圖
名 畫 家 杭 穉 英 先 生 繪



說部精英甲子花

第一集目次

甲子花序	鍾根
序言	塾叟
海上新聞記者聯歡會攝於滬西南園	
袁二公子新寵小鴛鴦艷影	
上海花國總統小林黛玉艷影	
梅蘭芳繪花卉	
名伶程豔秋之琵琶緣	
名畫家杭穉英君作美女出浴圖	
殺人犯	何海鳴
縮地相思	王西神
鈔票恨	海上漱石生
雙美玉記	天台山農
鬼女拒婚記	林屋山人
得失之心	李浩然

說部精英甲子花

第一集目次

火車站上的皮包	嚴獨鶴
燈	周瘦鵬
甲子我感	畢倚虹
天平楓色記	陳小蝶
黃金的淵源	沈禹鐘
大盜存孤記	張繆子
薄命紅顏	孫耀蟻
觀星記	謝介子
一相情願	徐卓杲
破鏡重圓記	劉炯公
珠還	劉蟄叟
無母之兒	劉豁公
心血	嚴美孫
第十三次舞	程小青

說部精英甲子花

第一集目次

水底鴛鴦	施濟羣
舞場怪劇	顧明道
送別	馬直山
可憐	姜映清
他醒了	許蘆父
半張照片	張舍我
新舊夫妻	陸律西
游俠別傳	姚民哀
舊夢	陳達哉
經濟學者	徐恥痕
慈母之坟	顧佛影
鐵窗舊夢錄	張靜廬
玉蟲綴豔	鄭逸梅
亡友之妻	貢少芹
慈善家的懺悔	王鈍根

殺人犯

何海鳴

那天晌午的時分一個巡警穿著制服佩著刀在七條胡同裏小道上的的達達的走著恰踱到一家小形式的家宅門口只聽見呀的一聲宅門開了裏面走出一個形色很慌張的女僕來就向着他亂嚷道巡警快來我們家裏太太被人殺死了這巡警一聽知是命案發生便很驚異的跟踉隨了進去

這家是一個小小的四合房屋從大門走進院子又見一個衣裳樸素的中年男子也迎上來喊道巡警來了就好了到上房去看看罷巡警于是又跟著進了上房果然那左廂一間寢室裏有一具女尸倒在床上身邊沾滿了鮮紅的血漬顯見得是被人謀害死的再抬頭看那石灰牆上又有一行歪歪邪邪是用手指沾血寫成的大字認得出是「殺人者常鍾也」等等字樣巡警看完後問道這件事我一人不能作主須去報明長官你們這家姓什麼那中年男子答道

被害者是劉張氏。我是伊同寓的親戚。那巡警也不多問，就此離去。少停警局裏幾個巡長帶了不少的巡警來，又一會檢察官和檢驗吏也一一來到，就由檢察官推敲起案情來。

那中年男子便陳訴道：我叫陳羣，與這宅的男主人劉詩庵是中表親，同是江西安福縣的人。詩庵原本是在內政部當科員的，前一年在妓院裏娶了一個妓女叫張蓮心的，才成立了這一份家室。我因為他家裏人口不多，房子有富餘的，就搬來與他同居。但他不幸于前兩星期得急病死了。前三天才出的殯，大門口不是還貼着兩張方形的白紙嗎？自從他死了之後，他夫人張蓮心因為平日夫婦的感情很好，哭得死去活來，定要以身殉夫。我和詩庵生前的同事同學的許多人百般苦勸，又小心謹慎的叫那老媽子名叫田媽的常常監視著伊。因此伊有好幾次要想懸樑和服毒，都被我們攔阻下來。未如伊的志願，但是我們大家仔細替伊想，卻也實在有許多難處。詩庵生前當著小官，又碰著這種衙門欠薪的年頭，死後別無半點儲蓄，可以供給伊的生活。伊又無一男半女，這個節如何守法？并且據我所知，詩庵家鄉裏還有元配的妻室也未必